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宋代文学 与宋代文化

曾枣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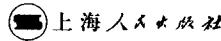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
文
社
科
新
著
丛
书

宋代文学 与宋代文化

曾枣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曾枣庄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7-208-06223-4

I. 宋… II. 曾… III. ①文学史—研究—中国—宋代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I209.44②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991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

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

曾枣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5 字数 330,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223-4/K·1209

定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成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曾枣庄，1937年1月生。四川简阳人，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论文集《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与人合作校点有苏辙的《栾城集》，笺注有苏洵的《嘉祐集》、《苏辛词选》，合撰有《苏轼研究史》。近二十年以来主要精力主编了《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现待出版的有《宋代文学编年史》。正在撰写的有《宋文通论》、《中国文体分类学》。

目 录

宋代文体研究	1
文学·文体·文选	1
论宋代的骚体辞	21
论宋代仿汉大赋	39
论宋代律赋	61
论宋代文赋	84
论宋代的赠序文	106
君子尚其字——论宋代的字序	125
二苏研究	141
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九百周年	141
苏赋十题	164
苏词研究史述略	199
评《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	229

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	
苏、辛词异同论	245
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	269
刘安世《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辨证	287
论苏门后四学士	301
宋代文化研究	316
宋代诸帝之嗜好与宋代文化之繁荣	316
宋朝的对外文化交流	333
中国典籍中的日本国	364
论《全宋文》	377
《全宋文》是宋代百科的资料宝库	392
论《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409
后记	422

【宋代文体研究】

文学·文体·文选

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讲，文包括所有诗文各体，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以及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都兼收诗文。就狭义讲，指不包括诗的古文，吕祖谦《古文关键》、茅坤《八大家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都收文不收诗。与诗对举的文或古文，也有狭义、广义之分。唐宋古文运动都是以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相标榜的，因此，狭义的古文应单指散文。但大多数的文章总集，包括上举以“古文”标目的文章总集，都兼收散文、骈文和诗词以外的韵文，即使今人编著的古代散文选和古代散文史也往往兼收、兼论骈文，可见是在广义上用的。本文所讨论的文体、文选都是在广义上用的，文学也是在泛文学意义上用的。

一 古代中国的泛文学观

西方文论以诗歌、散文（文学散文）、小说、戏剧为文学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定义。如果只有诗歌、戏剧、小说和抒情性散文才算文学，只有纯艺术而非教化性的，纯虚构而非记实性的才算文学，

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或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元明清的戏剧、小说是否够得上这种纯文学的标准，恐怕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先秦、两汉，文学的含义很广，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学、史学、哲学、法学都囊括在内，几乎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论语》：“德行，颜渊、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以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对举，就有文章、学问的意思。《史记·灌夫传》谓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滑”，这里的“不喜文学”也是不喜读书、不喜学问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逐渐接近后世的泛文学概念，渐有文笔之分，《晋书·蔡谟传》：“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宋书·傅亮传》：“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陈书·刘师知传》称其“工文笔”。诗和骈文谓之文，其他散文谓之笔，梁元帝《金缕子·立言》：“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讲得更明确：“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亦称辞笔，《南史·孔稚珪传》：“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雅有辞笔。”亦称诗笔，《北史·萧贺肃传》：“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

萧统《文选序》既区别了文学与非文学，而他的文学观实为泛文学观的代表：

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指周、秦、汉、魏、晋、宋、齐），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菁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周公）之籍，孔父（孔子）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翦

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縟，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至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①

这篇《文选序》的内容很重要，他编选此书的目的是“略其芜秽，集其菁英”，这是明代全文总集出现以前总集的共同特点，都是选本式总集；选文标准是“以能文为本”，专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堪称文学的作品；根据这一标准，他不收经书，即“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收子书，即老、庄、管、孟之作；史书只收贊论之有文采者，不收谋夫辩士之论。可见他已初步明确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而其《文选》只选“能文”的作者和富有文采的作品。所以在《文选》中，多选辞藻华丽，声律谐婉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诗歌也主要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的作品，而陶渊明自然平易的作品入选较少。《文选序》又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也就是说，《文选》是分体分类编排，各类之文又以时代先后为序。他把所选的诗文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九体；每

^① 萧统《文选》卷首，中华书局1977年版。

体又按题材内容分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小类；诗又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燕、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小类，各类下再分系各个作者的作品，如赋体京都类就收有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等。这是通过解析，进一步细分，分得越细就越难准确。苏轼《题文选》云：“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又《书文选后》云：“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其《题蔡琰传》亦云：“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今日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颇类世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涵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必在父死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晔荒浅，遂载之本传，可以一笑也。”^①《文选》是历代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总集，而苏轼却批评它编次无法，去取失当（收陶潜作品过少），不能辨别伪托之作。类似的批评后世亦有，如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文选》编次无序，如第一卷

^① 均见《苏轼文集》卷 67，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古赋以《两都》为首，而《离骚》反置于后，甚至扬雄《美新》、曹操《九锡》文亦皆收载，不足为法。”^①但此书的泛文学观念却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初李昉等奉敕编纂的《文苑英华》、姚铉编的《唐文粹》、南北宋之际吕祖谦编的《皇朝文鉴》、元苏天爵编的《元文类》皆沿其波，收文范围及其文体分类，都大体遵循萧统的泛文学观念，不论何种文体，只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美文，都视作文学作品。

直至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也是沿用这种泛文学观念。此典分为文学总部（其卷一至卷一二是总论，所收实为自先秦至明代的文艺理论；卷一三至卷一一八为文学名家列传）、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奏议部、颂部、赞部、箴部、铭部、檄移部、露布部、策部、判部、书札部、序引部、题跋部、传部、记部、碑碣部、论部、说部、解部、辨部、戒部、问对部、难释部、七部、连珠部、祝文部、哀诔部、行状部、墓志部、四六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对偶部、格言部、隐语部、大小言部、文券部、杂文部，总共四十九部，而各类文体占了四十八部^②，与历代选本的文体名大同小异。

今人的古典文学观念同样是泛文学观念。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选本，它就收有奏议，如李斯《谏逐客书》；札子，如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封事，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表，如诸葛亮《出师表》、曹植《求自试表》；移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檄文，如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奏

^①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本。

^② 《古今图书集成》第63—64册《文学典》、第82册《索引》第158—159页，巴蜀书社1985年版。

状，如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墓志铭，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碑，如陆龟蒙《野庙碑》、苏轼《韩文公庙碑》；阡表，如欧阳修《泷冈阡表》。^①按西方和当代的文论，这些文体都不属文学作品，但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传统的泛文学观，这些却不失为文学名作。

二 繁杂的中国文体

中国古代的文体非常繁多，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历代的总集、别集和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就反映了这种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先秦是我国各种文体的萌芽期，不少文体皆源出五经。刘勰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端；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② 颜之推亦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③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又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大雅、小雅，下还分为若干什，颂也分为若干什。《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文章总集，收集有不少誓辞、诏令、诰言、训辞等，已有典（如《尧典》）、谟（如《大禹谟》）、誓（如《汤誓》）、诰（如《仲虺之诰》）、训

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4 年本。

②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三《宗经》，中华书局 1986 年本。

③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本。

(如《伊训》)、命(如《说命》)等不同称谓。《周礼》卷二五《太祝》云：“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郑玄注：‘祠当作辞，谓辞令也’)，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①《春秋》的《左传》一书，宋人陈骙云：“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载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②他所谓“八体”指命、誓、盟、祷、诔、让、书、对八种文体。后之论文体者亦往往溯源于五经。

汉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大量新兴文体。楚辞是战国时楚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体，因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又称骚体。刘勰云：“自《风》《雅》浸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高飞)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③荀子最早以赋名篇，汉代则以赋为一代文学特色，以后又演变成骈赋、律赋和文赋，成为我国文体的一大宗。三国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④晋人陆机论及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⑤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文章流别志论》虽已失传，但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的《文章流别论》佚文可知，已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解嘲、碑、图讖 11 体^⑥。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以二十一篇专论文体，其中不少篇是论述两种相近的

^①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本。

^② 陈骙《文则》，有正书局《文学津梁》本。

^③ 《文心雕龙今译》第五《辨骚》。

^④ 《典论·论文》，《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二。

^⑤ 《文赋》，《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二。

^⑥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七七《文章流别论》，中华书局 1985 年本。

文体，共三十四体。刘师培说：“即《（文心）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岂非《雕龙》隐区文第二体之验乎？”^①也就是说，《文心雕龙》并未明确说出这种区分，只是“隐区”而已。南朝梁人萧统的《文选》是一部兼收诗文的总集，共收三十九种文体。宋初编的《文苑英华》，收魏晋至唐代的诗文^②，所收文体亦与《文选》相似。

宋代产生了不少新的文体，吕祖谦的《宋文鉴》仅选北宋诗文就多达五十二体。为解决《全宋文》的文体分类及其编序，我们仅统计了二十种宋代总集和别集，分体已达一百三十余种。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堪称文体论的总大成之作，虽不及《文心雕龙》的“体大而虑周”，但论到的文学体裁远远多于《文心雕龙》，《文章辨体》五十九类，《文体明辨》一百二十七类，大体反映了明以前文体的繁复：

古歌谣辞（歌、谣、讴、诵、诗、辞、谚附）、四言古诗、
楚辞、赋、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
近体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

命、谕告、诏、敕、玺书、制、诰、册、批答、御札、赦文（德音

① 刘师培《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论·文笔之区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本。

② 参《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凌朝栋《〈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上限考略》。

文附)、铁券文、谕祭文、国书、誓、令、教、上书、章、表(笏记附)、笺、奏疏(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盟、符、檄、露布、公移、判、书记(书、奏记、启、简、状、疏)、约、策问、策、论、说、原、议、辨、解、释、问对、序(序略附)、小序、引、题跋(题、跋、书、读)、文、杂著、七、书、连珠、义、说书、箴、规、戒、铭、颂、贊、评、碑文、碑阴文、记、志、纪事、题名、字说(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行状、述、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墓表、阡表、殡表、灵表)、溢议、传、哀辞、诔、祭文、吊文、祝文

嘏辞、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杂合诗(口字咏、藏头诗附)、诙谐诗、诗余

玉牒文、符命、表本、口宣、宣答、致辞、祝辞、帖子词、上梁文(宝瓶文说、上牌文附)、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密词附)、募缘疏、法常疏。^①

这一大堆文体还未能囊括所有文体，“诗余(词)”虽已列入，但由于受正统文学观念的支配，当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散曲、戏剧、小说，仍未能入徐师曾的大雅之堂。这里，诗和文我用了两种不同字体，这样一眼就可看出，文章体裁比诗歌体裁还要复杂。

三 以泛文学观编成的中国文选

中国古籍的传统分类法是所谓四部分类法，即把我国古籍分为

^① 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本。

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集部又分为总集、别集，收个人诗文词者谓之别集，收多人诗文词者谓之总集。总集又分为选集与全文总集两种，明以前的总集都是选本，明人梅鼎祚编历代文纪（《皇霸文纪》、《西汉文纪》、《东汉文纪》、《西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和《释文纪》），则“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开全文总集之体。明以后，诗、文、词、曲都出现了“巨细兼收，义取全备”的全文总集。

追溯历史，选本式总集的编纂比别集早得多，如前所述，《诗经》实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实为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因已尊为经，故未入集部。《楚辞》实亦总集，《隋书·经籍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沿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类》云：“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类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①这里既说明了《楚辞》实为比较特殊的总集，又说明了《楚辞》单列一门的原因。历代专收辞赋的总集，比较重要的有元祝尧编的《古赋辨体》和康熙四十五年御定的《历代赋汇》。

选本式的历代诗歌总集很多，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之后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据作者自序，他是奉梁简文帝之命编纂此书，为纠正永嘉以后的玄风而编：“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②重在“缘情”，不惜“累德”。宋人孙绍远编有《声画集》，是“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③。宋郭茂倩编有《乐府诗集》，此书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总括了历代乐府，“其题

① 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65年本。

② 徐陵《玉台新咏序》，《玉台新咏》卷首，四部丛刊本。新近章培恒以为此书乃张丽华撰录，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二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

③ 孙绍远《声画集自序》，《声画集》卷首，四库全书本。